

生产

第三辑

汪民安 主编

专题 动物与后现代性

人物 阿兰·巴丢 (Alain Badiou)

评论 全球化与文化和空间在中国的复制

艺术 关于绘画谱系学的批判

文献 耶路撒冷的艾希曼 (结语)

P R O D U C I N G

“生产”的内在语义，就是生成，流变。

活力，它符合当代知识分子的气质：永

不停息地思考和批判。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美术馆

PRODUCING

生产

第三辑

汪民安 主编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生产.第三辑/汪民安主编.广东美术馆主办.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1
ISBN 7-5633-5785-8

I.生… II.汪… III.社会科学-文集
IV.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36710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桂林市育才路 15 号 邮政编码:541004)
网址:www.bbtpress.com

出版人:肖启明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发行热线:010-64284815

北京盛兰兄弟印刷装订有限公司

(北京市大兴区黄村镇西芦城黄鹍路西 邮政编码:102612)

开本:960mm×1300mm 1/32

印张:11.875 字数:300千字

2006年1月第1版 2006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0 001~4 000 定价:35.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对于“生产”(producing)的关注,源自马克思主义传统,正是在生产环节,马克思发现了资本增殖的秘密。马克思之后,“生产”获得更丰富的内涵:文化领域是知识生产,精神领域是欲望生产,政治领域是权力生产,社会变成一个巨大的生产机器——而所谓“消费社会”不过是它的一个反讽性注释。“生产”,成为诊断当代社会的关键词。

另一方面,“生产”这个词对于今日中国人而言似乎别具意味:我们曾经身陷“生产”之笼,如今,我们期待这个迷失在历史深处的词语重新获得活力。当然,词语自有其命运,我们所能做的也只是邀请。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生产”的内在语义,就是生成,流变,活力,它符合当代知识分子的气质:永不停息地思考和批判。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生产”是批判和思想的基本特征。

美术馆

出版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主办 广东美术馆

协办 管吃当代艺术文献库

策划 王璜生

主编 汪民安

鸣谢 王永刚

生产(第一辑)

汪民安 主编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 年 5 月

专题 战争的伦理和政治

视野 迈克尔·哈特和《帝国》

人物 瓦尔特·本雅明和《拱廊计划》

文献 黑格尔著作导论

评论 “无题”的礼物与思想到来的位置

对话 王广义访谈录

生产(第二辑)

汪民安 主编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 年 4 月

专题 友谊之回归

人物 吉奥乔·阿甘本

艺术 书的内在性

评论 复活于灾异的基督肉身

文献 欲望与快感

责任编辑 / 陈凌云

特约编辑 / 郭晓彦

装帧设计 / 蔡立国

制 作 / 杨无惧

生 产

PRODUCING

第三辑

目 录

专题 动物与后现代性

- 003→尼采与动物 阿方索·林吉斯
- 014→海德格尔的动物哲学 马修·卡拉柯
- 035→动物性 乔治·巴塔耶
- 041→巴塔耶与动物性的诗意化误置 吉尔·马斯登
- 053→德勒兹和居塔里:动物的生成 詹姆斯·沃佩斯
- 069→“故我在”的动物 雅克·德里达
- 133→开放性——人与兽(节选) 吉奥乔·阿甘本
- 154→动物的同情 露丝·伊莉格瑞
- 165→既非人亦非顽石 吕克·费礼
- 181→动物 托马斯·马乔

人物 阿兰·巴丢(Alain Badiou)

- 211→霍尔沃德:忠实于巴丢事件 斯拉沃·齐泽克
- 216→一种新的主体哲学 彼得·霍尔沃德
- 235→哲学与欲望 阿兰·巴丢
- 249→哲学与数学:无限性与浪漫主义的终结 阿兰·巴丢

CONTENTS

269→作为真理程序的政治 阿兰·巴丢

278→存在与表象 阿兰·巴丢

294→保罗:我们的同代人 阿兰·巴丢

306→本体论与政治:阿兰·巴丢访谈 阿兰·巴丢等

评论

324→全球化与文化和人间在中国的复制 王逢振 谢少波

艺术

343→关于绘画谱系学的批判:王音访谈录 王音 黄笃

文献

351→耶路撒冷的艾希曼(结语):

一份关于平庸的恶的报告 汉娜·阿伦特

专 题

动物与后现代性

尼采与动物

阿尔方索·林吉斯

汪民安 译

像所有其他物种一样,人类这个物种也是从一个复杂的自然生态系统中进化而来的。我们逐渐认识到,同每一个灭绝的物种一样,我们这个星球的生态系统的一部分也丧失了,而这些却是能够支撑我们人类的进化的。先是 50%,后是 60% 的人类,将生活在特大城市中,生活在高层建筑中,在此,各种物品、家具甚至空气都是人造的。很久以前,自然将非洲热带草原的白蚁也包括在内,这些白蚁从不离开高层建筑,在这些建筑内,它们自给自足。生物工艺学重构了我们的自然。人工授精、克隆、脑细胞移植、基因控制,使我们具备了一种再造能力:根据我们的意愿,我们可以再造子孙后代的身体、生理和心理特征。“人是应当被克服的东西,”查拉图斯特拉断定,“你们怎样去克服他?”这,就是答案。

价值的自然化

阿那克西曼德以来的哲学家将思想分成真理和谬误,但是休谟首先将它们分成强弱两种,而尼采则将思想分成健康的和病态的:有些思想出自健康的身体,它们生机勃勃、孔武有力;有些思想出自病态的身体,并使身体进一步病态化了。尼采按照他的生理标准对价值、科学、宗教、体制、艺术作品和音乐作了同样的区分。

西方文化中有一个古老的支配性的观念,将身体设想成一个物质集合体:身体充满着孔洞,它能流泪、呼吸、排泄。身体一旦出现了匮乏和需要,生命有机体便敞开了,它能够感受和接触周围环境中的物质。生命就是这种否定性之力。对尼采而言,有机体是一个增压容器,它产生的能量多于它的实际所需。这种剩余的额外能量的高涨,实际上就是一种振奋感。快乐是自然的,它不是存在于自我意识到的意识中,而是存在于大自然的各处;鉴于我们是自然的,快乐也就存在于我们的自然之中。快乐是扩张性的,是积极的。正因为有机体必须释放这些额外的剩余能量,它才会行动,由此在这种行动中培育出饥饿者和饥渴者;也因为有机体是一个积极之力,它才能培育出这些否定者。有些感受回返到未被满足的匮乏和需要的状态,这些感受是被动的。怨恨就回返到有机体自身,感受到了它的伤害,它的羞辱。它是报复性的。尼采精心地绘制了思想、价值、科学、宗教、体制、艺术作品和音乐的谱系学,其依据就是积极的、欢乐的感受或者是被动的、怨恨的和报复性的感受——它们就出自这种感受,或者强化了这种感受。

对尼采来说,人在进化过程中是个过渡性的物种。人是什么?这个问题必定会激发另一个问题:人能够变成什么?尼采根据对它们的评估,对它们被评估时所采纳的价值标准的评估,对被观察到的特征作了类型的区分。实施这些评估,并非将被观察到的特征同它们的等级排序进行比较——这些等级是按照自然标准(“物种生存”、“适者生存”)和文化标准(“社会效用”、“仁慈”、“美德”和“理性”)而制定的——相反,尼采积极地肯定生命本身的积极肯定,他也指明了否定运动:生命反对自身的运动。健康,是剩余过量的能量的结果。它自我发光,自我感受,具有一种内在的欢乐。这种感受加剧了高涨的能量。它是肯定的和自我肯定的。这种状态中流露出来的歌唱和字词进一步强化和照亮了它:“我是多么愉快!”“活着是多么的好!”“我是多么强壮!”“生命是多么美好!”这

些价值词语——好的、强壮的、美丽的、真正的、真实的——在这些叫喊中获得了它们的意义。它们强化和发出了内心的狂喜之情。美丽的词语美丽起来；高贵的词语高贵起来；强壮的词语强壮起来；健康的词语则生机勃勃起来。一个生命有机体是积极的充压室，它产生了多余的能量。它的匮乏和需要是次等的、间歇性的和表面的。这种积极的、肯定的和自我肯定的情感，这种积极的、肯定的和自我肯定的价值词语，才是基本的。

虚弱、病态、穷困、需求、依赖和脆弱，都是反动的，它们都是生命反对自身之力。“灾祸说：‘心啊，爆破吧，生育吧！腿啊，走吧！翅膀，飞吧！痛苦啊，向前去，向上啊……’灾祸说：‘走吧。’”^[1]这些状态引发了怨恨，引发了否定的、怨恨的价值术语。这些反动的价值术语强化了虚弱性——这种虚弱性正是这些词语的起源。丑陋的话语更加肮脏；卑下的话语既贬低了那些说出卑下的话语的言谈者，也贬低了它的言谈对象；虚弱的话语软弱无力，如同被阉割了一般；病态的话语在到处玷污。弱者被虚弱性所主宰，他们反对强者和快乐者的肯定和自我肯定的欢呼，而将否定性话语转变成肯定价值。将强者的愉快诋毁为轻薄、将他们的骄傲诋毁为自负、将他们的健康诋毁为放纵，借此，弱者将自己的焦虑夸耀为人性、将胆怯夸耀为审慎、将依赖夸耀为服从、将非攻击性夸耀为耐心。尼采并没有对弱者高估的状态进行贬损。他只是暴露了他们内在的否定和反动的运动。

尼采将思想、价值、宗教、体制、艺术作品和音乐区分为贵族的和奴隶的两种。“贵族”和“奴隶”是封建的政治经济体制中的明确分类，尼采却将它们自然化了。他将它们同动物类属联系起来。鹰、狮子、蛇是高贵的，羊、牛和家禽是低贱的。将高贵动物的鲜明特征移植到人这种动物（他来自畜群）上面来，其历史比封建的阶级社会久远得多。在埃及的墓地中，在赫梯人、亚述人庙宇的雕塑中，我们能够看到隼一人、狮一人、鹰一人、公牛一人、眼镜蛇一人。

有些动物独处而且独立,有些动物群居而且依赖性强。自然,每种群居动物都有自己的头领。它们——绵羊、山羊、牛、猪、马和骆驼——都接受了这个事实:人是它们的引领者。它们都可以被驯化。

人亦如此。有些个体聚居在一起,但也有些个体像离群的食肉猛兽。事实上,在个体那里,既存在独立和独处的冲动,也存在着聚居的冲动。那么,在人这个物种那里,并不存在病态和健康的样本,高贵和聚居的样本。每个主要的历史时代,都有其重要的健康形式和高贵形式,都有其病态形式和聚居形式。在每个主要的历史时代里,都有很多种健康和病态的形式,有很多种高贵和聚居的形式。甚至是每个生命都注定要历经多种病态形式和健康形式,注定要养成诸多高贵品性和聚居品性。

人,如果被群居冲动所主导,就会变成自我驯化的物种,因为他不是一个独立和独处的个体,他们要求一个领路人。他们最深的本能就是使自己服从于别人。人群的领路人——牧师和君主——也分享了这些本能,他们也因此能理解这些本能。他们需要他人对自己的依赖,他们也依赖这种依赖。

生态学和拟人论

像自然界的其他动物一样,人也养育自己:他休息,寻求庇护;他防止遭到充满敌意的动物和非生命物质的伤害;他为追求快感和生育而沉湎于性接触;他舞蹈和进行仪式表演。同这些动物一样,人也感受到丰裕能量高涨的振奋,他了解爱、骄傲、父母的呵护、安详、愤怒、信任和怀疑。像所有的群居动物一样,人了解依赖感、谨慎、胆怯和积怨。

就其现代奠基者而言,作为一种科学,生态学的命运要求对拟人论进行绝对的拒绝。思想、审美欣赏和学术这些“较高级的”活动,在非人的动物那里都不存在,不仅如此,就感知和感觉而言,独

特的技术性术语和描述不得不为非人类的物种而设计。鹰不能说成是“骄傲的”；蛇不能说成是“英明的”。尼采的工作就是对这种拟人论的颠倒，他将人种自然化了，他将其他动物种类的感知、情感和行为指派给人：

正义、审慎、温和、勇敢——总之，我们所有的名为**苏格拉底的美德**——的起源，都是**动物**：它们是内在驱动的结果，这种驱动教我们寻找食物和回避敌人。既然我们考虑到了，即便是最高级的人，他的良善本性，他所理解的敌意概念也只是变得越来越高级和精微，那么，将整个道德现象归之于动物，就并非不合适。^[2]

然而，还是能够断言，尼采的著作，在人被看作是最高级的动物物种——尽管注定还要进化到更高级的物种——这方面，并没有离开经典人类中心论。不过，尼采否定了进化论的适者生存观。人的进化是在末人中得以完成的。这个末人是最虚弱和最病态的物种，他仅仅意志着虚无，由此，大自然也想不出任何的治疗方式。^[3]而那个即将来临的物种，那个超人，并非进步性地从末人那里进化而来，相反，他在一个非连续性的偶然中得以新生。

可以肯定，在尼采描述其他物种的方式中存在着一种经典人类中心论。别的物种都有一种显著的个性特征：骆驼负责任，狮子独断专权，鹰充满骄傲，蛇则英明。它们都是按照人的性格寓言来描绘的。

确实，不同动物的行为特性各个不同，其感知力和智力也迥然有别。冬眠动物和迁徙动物感知能力和适应能力不同，昼行动物和夜行动物也是如此。预见一个隐匿的猎物将在何处出现，判定一个猎物留在地上的蛛丝马迹，这种能力是食肉动物的智力体现。生物学家认为将一个物种和另一个物种进行智力上的比较毫无意

义。每一种存活下来的物种都培育了自己的智力程度和类型以适应环境。的确,每种动物都为自身的感知、记忆和感受所驱使。

科学生态学计划的一部分就是要排除这种实践:发现动物的典型美德和邪恶。专家们认为食肉动物并不残酷,即使对它们捕获的猎物也是如此。在非洲的热带草原,食肉动物和食草动物一起进化。当大的猫科动物挑出一些生病的和虚弱的羚羊作为猎物的同时,羚羊本身则演变得更加迅捷、更加警觉。生物学家耐心细致地从环境的角度对狮子和鸟类中的杀婴者作出了解释。然而,如果人类的残酷具备恶意而任性的破坏性,它最多只是让施暴者获得心理上的满足的话,那么,人们就无法观察到其他物种具有人这样的恶意破坏性。在闲散的季节,蜜蜂会进行一场名副其实的战争来消灭其他的蜂群或者自我消灭;一群鸟将其中的一只弱小的鸟活活啄死——这么做,如果说成是为了让该物种中的最强壮者得以繁殖的话,那么,对于人类的残酷而言,同样的话难道不能讲吗?人类——无论是成人还是孩童——的残酷就在于他们挑中了他们中的最弱者。

尽管尼采指出了动物独特而显著的特征,他还是没有真正地将动物看成是人的美德和邪恶的寓言,在道德上是该受到赞扬还是该遭到谴责。在正确(这可以进行客观的观察和判断)和善(这可以从道德上进行主观赞扬)之下,或者更恰当地说,超出正确和善之外,尼采肯定地评估的人类的价值,是强健的本能,这些本能从健康、独立、充裕和狂喜的能量中奔涌而出。尼采并非将查拉图斯特拉的骄傲和英明归因于蛇和鹰,相反,他将蛇的英明和鹰的骄傲归因于查拉图斯特拉。

共生现象

许多物种是以共生的方式生存着:海藻和海葵共生,白鹭和水牛共生,犀鸟和羚羊共生。贵族和武士也联系在一起,他们表达出

老虎和鹰的感情和行为特征,如同定居人群采纳了群居动物的感情和行为特征一样(也采纳这些动物的疾病。一些主要的传染病诸如天花、肺结核、流行性感冒等,是群居动物中的疾病变种而传给人类的)。^[4]定居人群甚至还采纳了植物的视角和感知。对植物而言,一切都常常处于休息状态,一切都是永恒的,一切都自我认同。同一物的信念、同一性原则、非冲突、排中率等主宰性的思想,尼采说,都是从植物那里采纳的。

人最早的神并非抽象的大自然之力,而是高傲的具有贵族气派的兽和鸟:老虎、狮子、豹、鹰、神鹰、眼镜蛇,等等。最早的人科动物活在恐惧中而且畏怯那些捕食猛兽夜晚光临他们的营地。献祭是一个基本的宗教行为。芭芭拉·恩瑞乃希(Barbara Ehrenreich)^[5]认为它源自这样一种实践:将畸形儿、病人和垂死之人暴露给那些捕食猛兽。最古老的宗教教人变成半狮子、半公牛、半牡鹿、半狐狸、半鹈,等等。

欧洲的贵族、亚述人的君主、日本的武士,都随身装饰着狮皮和鹰羽,都采取狮子沉默而稳健的移动和鹰的挺直姿势。他们要求大咬鹃的辉煌和极乐鸟的羽毛。和其他物种的特征共享,是最古老的伦理。人所尊敬的,他所欲求的和追寻的,就是鹰和狼的感知力,是大羚羊和熊的力量和耐性,是小鸟为了保护孩子而献身的忠诚。正是在和这些物种的互动中,人才获得了他们的特征:斗牛士的勇气就是在直面公牛的勇气时出现的,在围猎捕食猛兽或者和捕食猛兽一起围猎时,人从它们那里获得了专注、感知力和智慧。在高山上同鹰和蛇保持长久的关系,查拉图斯特拉就获得了骄傲和英明。定居和群居的人群从他们所驯养的畜群那里获得了单调而有限的饮食,他们相互依赖,尤其依赖领头人,并逐渐推崇安全、规则、预见能力、遵从,逐渐将谨慎、忍耐和非攻击性作为价值标准。

现代伦理学承认,大自然是彻头彻尾地非道德的,并将道德看